

中国杂技：赛场和市场有多远

本报记者 李 琰 文/摄

目前,95%以上的杂技院团完成了转企改制,随着院团走入市场,每年生产的节目量也多达几百个甚至更多,然而,作品在国际赛场上获奖的数目并没有随着作品生产量同步增长,甚至在逐年减少。今年,中国杂技节目在国际赛事中获奖仅有11项,业内资深演出经纪人宓鲁说:“国际赛场对杂技节目的创新要求越来越高,中国杂技节目在竞争杂技的两项最高奖——蒙特卡罗杂技节金小丑奖和法兰西总统奖的难度正在逐年增加。”

为什么被誉为“杂技艺术大国”“杂技金牌储藏库”的中国杂技在国际赛场上日渐式微?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国内很多院团正忙于市场演出,无暇顾及创新作品,在完成市场订单和节目创新二者之间,多数杂技院团选择先满足前者。

杂技团长们的压力

既要赛场又要抓市场,杂技团长很有压力。赛场要求参加的创新节目,行内人鼓掌的节目需要在技巧上有突破,难度上有提高,在创作上是精品,达到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市场是观众掌声来打分,有时候在剧场里杂技演员费足工夫塑造的高难度动作,观众看来却是一头雾水,找不到惊喜的点。正所谓“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一台好的杂技演出,既要在技巧上立住脚跟,打动行家,又要在热闹上抓住眼球,吸引观众,这对杂技团来说

是个难题。想要获奖就必须创新,但是做一台精品杂技,剧本的创作周期长,前期策划及剧本的费用高,导演、编剧等主创人员稍有名气,价码也随之上扬。倘若有了好导演而且创意也不错,在后期制作中还要面对道具、服装、舞美、音乐设计等大量制作经费的投入,没有雄厚的资金做保障,很难保证持续创新的动力,故大多数杂技院团选择先进行演出保证资金回流,再打造新剧目。

“要求一个团队创新和走市场同时获利是很难的。”这是杂技院团长们的普遍反应。杂技院团的团长们也想让市场和两条腿一起跑,但是却不得不先面对来自市场的激烈竞争压力。搞出一台创新节目,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团长们认为,创新很重要,上百人的肚皮问题更重要,有团长戏称:“得先有饭吃,再想吃点什么。”

获奖节目演出价码上升

据官方统计数据,到今年11月止,杂技节目的出口创汇,占国内出口演艺产品85%以上。然而,这样的市场份额外,还有大量的人才输出。赴国外表演节目的人多了,同时也意味着在国内排练新节目的人少了,“被挑选赴国外巡演的节目,一旦被选走的是表演这个节目的优秀演员。就算院团想搞创新,但优秀演员多在外表演,创新节目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培育新演员,在投入

上需要更多。”文化部艺术司原副巡视员李延年说。

几年来中国杂技团空竹《俏花旦》、地圈《圣斗》、绳技《纳海弄潮》在赛场上获得大奖,“走出去”的市场订单也是接连不断。中国杂技团副团长孙力说:“中杂每做一个新节目,都是把赛场和市场紧密结合起来,不仅要在国外赛场上拿高分,也要在国外的市场成为抢手货。这次参加第八届全国杂技(魔术)比赛的节目就是按这种思路去做的,绳技《纳海弄潮》就是把文节目武演,把有突破性难度技巧的动作做得更有震撼力,与观众产生共鸣。”孙力力坦言,节目和道具创新的背后,是上千万元创排经费的支持。

这几年大连杂技团的《胡桃夹子》在欧洲巡演的时间表已经排得很满,团长齐春生自信地说:“这个戏还能火5年。”根据国外的经典名著改编的大型杂技童话剧《胡桃夹子》先后花了近3年的时间修改排练,有近千万元的投入。

江西杂技团的节目抖杠《腾龙》、柔术滚灯《青花烛影》等在国际赛场上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令江西杂技团团长杨军发愁的是,到现在为止,120余人的团队却没有一个固定的练功房和稳定的资金支持。

作为民营杂技团的深圳福永杂技团团长王敬宇告诉记者,要想筹划一个新节目,他们要付出比大团更多的努力。目前福永杂技团也有部分节目出口国外,但是还没有整合输出的节目,一般出去的都是驻场演出中的某些节目,就算仅是几个节目的演出收入,对团内的收支帮助也非常

大。“但我们又必须创新,只有拿着一个全新节目去比赛,获奖的机会才会大。只要节目获奖了,我们的演出价码也会随之上升。”据了解,在众多的国际订单中,无论是大团还是小团,获奖节目比没有获奖的节目市场价格上高出两倍以上。从这点来说,要想有好的市场,参加比赛并获得名次是关键的一个环节,而要参加比赛就需要加大对节目创排的投入。

“大团还好一点,拥有一定的储备人才,可以进行更替和轮换,但对中小团来说捉襟见肘,一个团里的人数本来就少,有工夫演出就难有工夫创排新节目。”李延年说。

杂技行业人才缺口大

据介绍,杂技从业人数在锐减,中国杂技在发展过程中还整体面临着巨大的人才缺口。虽然目前中国杂技团总数比世界各国的总和还要多,国有、集体、民营的达到200多个,但现在招生是很多团面临的普遍困难。有时团长拿着100多个指标出去招学生,最后只招回来十几个。

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边吉说,导致杂技人数减少有几个原因,首先杂技是一门苦功夫,要练就一身本领要花很多工夫去练习,甚至要面对伤残的危险。目前很多节目在舞台上空缺,例如



深圳福永杂技团的技巧造型《火之灵》

空中节目,因为巨大的危险和对人员过高的要求,在世界舞台上,空中节目都在面临消失的危险。现在独身子女多了,谁都不舍得把孩子送过来吃苦。其次,杂技演员低学历、低待遇、高风险也造成了杂技艺术后继乏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所正式的杂技类的高等院校。

同时,李延年还认为,目前杂技人才流动无序。许多中小杂技团好不容易培养少数业务尖子,被个别大团强团以高薪和优越的条件挖去,甚至把练就的节目、研发的道具也无偿带走,这些对中小杂技团,薄弱的创新能力无疑是雪上加霜。对此,有关专家提出,急需建立中国杂技的人才保障和流动机制。

二十五场演出搅热申城平安夜

高磊

如果说去年12月上海平均每天晚上2.5台演出同台角逐,火拼意味已是浓厚,那么今年的圣诞之夜,则有之而无不及。据不完全统计,单是12月24日晚,上海的演出舞台就有3场流行演唱会、3台音乐会、14台话剧,加之常年天天演的多媒体梦幻剧(ERA时空之旅)、金海岸超级音乐会等5台驻场演出,同一晚,竟有25台节目PK票房,让人瞠目结舌。然而,蜂拥而上挤占档期的后果,却是严重的“消化不良”,沪上几家票务公司不约而同地表示:票子,真的卖不动!

同质演出多 话剧竞争激烈

25台演出中,话剧达到14台,几乎占据了一大半。光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24日晚就有3台剧目同时上演;上海大剧院的中剧场、小剧场,也被话剧《圣诞惊魂夜》、《不作你作谁》包围;就连平日以戏曲演出为主的天蟾逸夫舞台,这一晚上演的剧目也是辛辣婚恋话剧《裸婚》;此外,一些新开的小型剧场,如可当代艺术中心、新光影艺苑悬疑剧场、1933老场坊空中剧院、人民大舞台等,也都成了话剧的天下。

原本以为,圣诞夜情侣观众多,小剧场话剧不愁票房,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当地一票票务公司工作人员说,除了话剧艺术中心阿加莎·克里斯蒂经典悬疑剧《空幻之屋》票子卖完之外,其他话剧演出都有余票,有的还剩下不少,“主要是数量太多,加上内容同质化,要么是悬疑,要么是喜剧,这两年,观众看得多了。除非像阿加莎的悬疑剧,够经典,有固定的观众群,不然,圣诞之夜,大家可选择的休闲娱乐

活动很多,你凭什么吸引人?”倒是靠明星效应拉动的票房,更见威力。据了解,打着陈佩斯主演的“招牌”,话剧新戏《雷人晚餐》虽然在较偏远的闵行莘庄城市剧院献演,但这段时间票房也已出了七八成,在话剧圈中稍稍占优。

主题有特色 音乐会照样火

以往一般认为,古典音乐会门票比较难卖,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今年上海的圣诞之夜,高雅音乐的“份额”只有3场:上海音乐厅的《肖邦·爱》、宋思衡多媒体钢琴音乐会、东艺音乐厅的《维也纳爱乐竖琴与铜管乐圣诞音乐会》,以及贺绿汀音乐厅的《上音师生钢琴音乐会》。上海音乐厅公关部负责人说,由青年钢琴家宋思衡领衔的《肖邦·爱》演出,票子已经快卖完了;而东艺官网的订票系统显示,《维也纳爱乐竖琴与铜管乐圣诞音乐会》最低两档门票已售完,其余档位则显示“暂停售票”。对于圣诞档,古典音乐会

意外之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演出商分析说:“圣诞是年轻人的节日,只要音乐会主题有特色,照样可以吸引到观众。”以《肖邦·爱》为例,这台融合了话剧演出、多媒体、钢琴演绎于一体的演出,曲目都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肖邦作品,又有话剧演绎的肖邦爱情故事片段,深得年轻人的心。

此外,今年上海圣诞档的3台流行演唱会:五月天领衔的《超犀利圣诞趴演唱会》、林宥嘉《感官世界》上海演唱会圣诞特别版、崔健和许巍联手《许久未健》上海演唱会,出票情况都还不错。

世界高雅艺术爱心巡演邀贫困生免费观看

本报讯(记者马寅)由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和广东发展银行共同举办的“艺术无界 情满中国——广发银行世界高雅艺术爱心中国巡演”将于12月23日拉开序幕。

慈善、奉献爱心将是此次巡演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关负责人表示,权威媒体的数据调查显示,目前在全国普通高校中,经济困难学生约240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20%,其中,特

别困难的学生的比例在5%至10%,此次巡演活动将贫困学生作为“贵宾”来表达社会对于他们的关怀。

据了解,此次巡演活动持续近一个月,中国爱乐乐团、施特劳斯交响乐团、曼哈顿交响乐团等世界高雅艺术团体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13个城市进行巡演,在每个城市的演出中,将邀请约50位对高雅艺术具有浓厚兴趣的贫困生免费观看演出。

资讯

《都市囡人》展结构型喜剧魅力

本报讯(记者陶瑞艳)由国家话剧院制作的时尚爱情喜剧《都市囡人》将于2011年1月19日至22日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



《都市囡人》剧照

演。该剧讲述的是建筑师罗航与他3个未婚妻之间荒诞又笑料百出的一段故事。

据介绍,这是该剧排演以来的第5轮演出。在前几轮的演出中,作品充满智慧的喜剧手法受到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好评。与时下一些以恶搞为主的小品式喜剧不同,《都市囡人》从情节和结构入手,依靠编剧巧妙的剧情设置以及导演独具匠心的编排,使本剧呈现出近乎完美的结构性喜剧特征。为此,精品购物指南报社与国家话剧院此次联手推出了这轮演出。近几年来,一直关注话剧市场的知名主持人李霞陆续参与了《手机》等多部话剧的演出,受到业内好评。该剧不久前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剧目奖,前4轮演出在市场产生一定反响。

《杨三姐与陈小二》表达的是疑惑

本报讯(记者陶瑞艳)李龙吟新戏《杨三姐和陈小二》将于2011年1月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9剧场上演。

李龙吟于2007年写的话剧《寻找春柳社》一举夺得第十届中国戏剧节优秀编剧奖、北京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优秀作品奖、山东小剧场戏剧节最佳编剧奖等诸多奖项,并代表中国参加了第十四届中、日、韩戏剧节。李龙吟说,他从来不敢认为剧作家的主要任务是教育观众,他写戏的动因是有问题想不明白,写成戏向观众请教。他称自己的戏是“请教戏剧”。写《寻找春柳社》时,他想不明白“戏剧的灵魂是什



《陈小二与杨三姐》剧照

么”;这回写《杨三姐与陈小二》,他想不明白“钱能抵罪吗”?

据介绍,《杨三姐与陈小二》剧情并不复杂:陈小二的妹妹被车撞死了,陈小二进城来打官司,肇事者想用钱摆平陈小二,陈小二喝醉了酒以后碰到了杨三姐,杨三姐以自己当年为姐姐打赢官司的事例告诉陈小二:不能受金钱利诱,一定要为妹妹讨回公道,陈小二在肇事者不断增加金钱数额的情况下开始动摇,不能自持,杨三姐百般相劝……至于戏的最后结尾,李龙吟说他不知道“陈小二到底该要钱还是不该要钱”,这个问题要向现场的观众请教。

德国诗人席勒在谈文艺创作时曾指出,艺术家创作必须具备3个冲动。首先是感性冲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以感性的形式使艺术家直觉地产生感性的愉悦,有一种强烈的不可遏制的表达感性内容的冲动。第二是形式冲动。感性冲动并没有作为艺术在舞台上固定下来,艺术家要为自己的感性冲动寻找、创造一个既适合感性生活素材,又接纳自己创作个性的载体,一种独创的完美艺术形式。用这个形式使人们多少有些熟悉的生活,激发出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这样,不仅生活题材在艺术形式中发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而且,艺术形式本身

演艺视点

当下舞台的“四浮”病

毛时安

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每年中国生产的舞台剧已达4000台。近来,一些地方不惜重金,请知名导演、编剧、舞美、灯光、演员等,挖掘本地文化素材,全力打造“史诗性”作品,催生精品力作。但真正具有史诗性质和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却鲜有问世。那么,问题症结在哪里呢?

但在一些剧目中,看不到艺术家的个人冲动,却可以一眼看出宿命之作、受命之作的明显痕迹,看到非审美的功利欲望冲动。在笔者看来,当下舞台创作的弊病有“四浮(肤)”。

创作动机浮躁。创作中急于求成、急功近利,领导和创作者心中都充满了焦虑感,每一次创作都冲着大作、力作、精品而去,冲着即将来到的各种大赛评比而去,冲着各种重大庆典名片而去,冲着各种重大庆典名片而去。从上到下充满了精品焦虑症。唯有功利心,太少平常心。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急切地要把本地的文化资源和历史人物搬上舞台,打造城市文化名片,而丝毫不顾这些资源和人物

是否具有戏剧性,是否具有艺术化空间,力邀名编导创排。一些舞台剧尚未成熟,甚至有明显硬伤,就忙开排、忙演出。

内容浮夸。戏剧结构松散,缺乏主线,多头并进,很少能看到集中浓缩令舞台上演员和观众互动共鸣、令灵魂为之震撼的剧场艺术。唱词台词千篇一律如嚼蜡的水词,很少有让人沉浸其间、反复吟咏、久久回味的经典台词。两个多小时的一出戏看完,走出剧场,“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人物、情节、命运、性格,什么也没有留下来。有些戏,粗看什么都有,细想什么都没有。艺术家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完全停留在我们耳熟能详的生活表层,是众所周知的现象的罗列铺陈,缺少把艺术推向生活深处才能显现出来的细腻的生活肌理和可触摸的质地感。在剧场里,我们有时可以看到台上声嘶力竭、台下无动于衷,台上嚎啕大哭、台下哄然大笑的极为令人尴尬的场面。内容和表

演的浮夸已经使一些剧目失去了舞台剧场感人的能力。

形式浮华。因为在浮躁心态下创作的剧本总是内容空洞贫乏,于是不得不借助浮华的舞

台形式来加以包装、掩饰。时至今日,舞台剧的浮华愈演愈烈。我们看到了一些演出穿金戴银,满场电脑灯光闪烁不停,音响声响无比震耳欲聋。台上人头攒动、人满为患。不管是否艺术需要,都配上几段不伦不类的群舞。灯光、LED、大场面、大对形、变化复杂的推拉台升降台技术,各种华而不实的舞台技术和手段堆满了舞台的角角落落,不少腕级导演除了玩要这些浮光掠影的科技手段,除了调动人海战术,已经完全失去在在戏剧中精细刻画人物性格的能力,失去了在戏中运用写意手段简明快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失去了在舞剧中根据人物情感情节变化设计编排优秀动人的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的能力。这种浮华的舞台陋习最早出现在那些一次极为令人尴尬的场面。内容和表

演,再后来就蔓延到了戏剧舞台。艺术本质上是内容为核心的,技术只是服务于内容的手段。这些年,一部舞台剧投入上百万元、上千万元,已经司空见惯。而其中大部分投入到了舞美灯光和服装之中。这样内容空洞的大制作如何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如何到各地去巡回演出,如何有票房回收的可能?

思想艺术肤浅。这是创作动机浮躁、艺术内容浮夸、表现形式浮华造成的必然结果。舞台剧要么停留在生活的表层,堆积一些似是而非的生活现象,要么廉价逗笑,要么谈性说爱,要么胡编乱造。始终看不到思想的照耀,看不到思想闪电划破夜空般地穿透我们的心灵。

今年笔者看到的好戏,许多是翻译过来搬演的外国剧作,比如最近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并引起轰动的《十二个人》、《怀疑》。我国舞台艺术创作的水准,总体上仍落后于发达国家。这种落后集中体现在戏剧的文本创作上。观众在艺术作品中听不到艺术家心的跳动、灵魂的呐喊。

可以说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戏剧创作,依然迫切需要一次思想和观念的解放,来推动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